

Jin Ma Yi Ke Huan Xi Lie

金蚂蚁科幻系列

末/著

密林

小巫

MI LIN XIAO WU



新蕾出版社

XIN LEI CHU BAN SHE

JINMA YI
KEHUANXILIE

ILIN
XIAOWU

密林小屋

周末/著

新蕾出版社
· 天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林小屋/周末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 10

(金蚂蚁科幻系列)

ISBN 7-5307-2465-7

I. 密…

II. 周…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525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话:总编办(022)27301675

发行部(022)27221133 27221150

传真:(022)27301675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字数:140 千字

插页:2

印张:7.75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9.00 元



编者的话

“金蚂蚁科幻系列”是我社花费两年多的时间，精心策划出版的一套长篇科幻小说丛书。几位作者是我国当代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科幻作家。他们怀着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发挥丰富的想像力，为广大青少年和科幻爱好者创作了一个个惊险神奇、充满幻想激情的故事。

这套科幻系列中的作品，涉及到宇宙天体、地外生命、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环境保护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知识，具有较高的科学含量。作家们展开想像的翅膀，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深刻细腻的人物刻画，生动形象的语言，将知识与幻想巧妙地融为一体，把读者带进新奇迷离的科幻世界，引导读者去探究人类之谜、自然之谜、生物之谜……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也是人类不断将幻想变成现实的世纪。我社出版的这套“金蚂蚁科幻系列”，是奉献给读者的可口精神大餐，在激发人们热爱科学、勇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幻想的快乐。



目 录



我和小屋·····	1
我体内的生命 ·····	48
父亲和水青的秘密 ·····	89
力源和它的主人·····	136
亲情友情和爱情·····	176
穿越时空的旅行·····	214
尾 声·····	240
后 记·····	241



我和小屋

自从答应编辑写一篇小说后,我就搬家了,远离喧嚣的都市,在一片荒僻的山区建造了自己的小屋。小屋完全是按照我的设计装修的:玻璃钢的地板下面安装了西湖绿、孔雀蓝和蓝银色的彩灯,这样,当晚上休息时分,柔和的冷色调会使我产生如同在大海中畅游的惬意感。小屋的四角是竖立着的橘红色灯棍,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关掉地板下的灯,在温柔的暖色调中充分享受家的温馨。备有水垫的双人大床,睡上去很舒服。它的右侧有两台电脑,一台是 8M 内存、P166 的“老爷车”,我一直用它来写小说;在它的旁边是 128M 内存、PⅢ 550 的高级电脑,我一般用它来上网或者制作图片。两台电脑旁边是我那架和书架二合一的写字台,上面有许多我喜欢的图书。这样,电脑和写字台就占据了我房间中的一面墙,另一面是比较中意的 MIDI 设备。它是我男朋友的,亮黑色 YAMAHA 牌的。在水床对面,与门同处一墙的是一台超大屏幕彩电,和功放在一起组成了真正的家庭影院。电





视很大，安放在地板上有半人高，只有这样，我才认为有电影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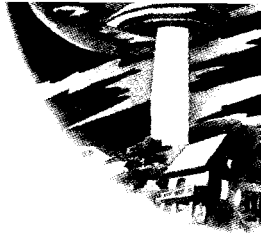
如此布局，房间中就没有窗户采光了。于是我在天花板上开凿了一扇天窗，正在枕头的上方，同样是玻璃钢制作的。男友罗池非说我这是在胡闹，我解释说我喜欢让星星看着我睡觉。最后我们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天窗上加了一个可拉合的窗扇，这样在不用的时候，我就可以落下它，封闭我的房间。

保安系统是美国的 Connpatl，和中央空调共用一台小型发电机。这对一个单身女孩是很重要的，可以避免很多恶意的骚扰。我对这套系统很放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很多大公司都在用它来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害。

小屋外面有很多柳树，不远处是一片浅沼泽，很多绿色的植被在水中浸泡着。一年中几乎没有干涸的时候。最绝的是，这里居然没有蚊蝇。远处山野是生长着各种树木的密林。

目前为止，这里只有我一个住户。因为有人传言，此地闹鬼。

现代的姑娘可不胆小、懦弱和愚昧，所以我对该论调很是不屑。可惜，这里的人和我的观点不同，以至于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区中，除了一座破落的古庙和一些残缺的平房外，再没有其他建筑了。为此我也感到心虚，所以小屋建成后，我邀集了很多朋友来为我“踩新房”，据说这种仪式可以去灾降福。其实我不太在乎什么灾福的降临，



让朋友来是为了给我解除寂寞和壮胆。

“踩新房”的仪式是在我搬进小屋的第一天举行的。当时和罗池非一起将房间布置得和我设想的一样了。朋友来得很多,除去我和罗池非,还有三男三女。白天的活动还好说,先到大湖那里钓鱼和烧烤,然后一起上了一条董昊阳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木船,到湖心戏水。这船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甚至不比我的朋友给我的少——这说明这个地方并不是人迹罕至的,最起码它告诉我,这个地方时常有船的主人出没。

傍晚时分,大家齐心协力在小屋的旁边为我搭建了一间浴室。用过晚饭,那几个讨厌的男生开始讲鬼故事,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就这样,失恋的女孩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中,”董昊阳用他那独特的阴沉语调缓慢地说着:“她很孤独,在漆黑的环境中,种种厌世的情绪油然而生。说真的,如果当时房间中有第二个人的话,也许悲剧就不会上演。可惜,那个时候同学们在上晚自习。房间中除了四张单人床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了。女孩就这样独自一人在自己的床上坐着,几乎是一动不动……”

可能是同为女性的原因吧,我特别理解那女孩当时的心情。这样一位软弱的姑娘在我的心目中,其形象渐渐地浮出水面。我好像也深深地陷入她那种处境中了。女孩坐在床上和自己内心的绝望作战、眼前展现出的是和昔日情人在一起时种种欢乐的景象和刚才他那张无情





的嘴脸……

我心中在暗暗地祈祷。同时仿佛在对那女孩说：想开些，千万不要做傻事。

可是——

“……最后女孩彻底绝望了，苦笑了一下，用刀片割破手腕动脉血管后，一头撞到了墙上。”董昊阳有意停顿了一下，环顾我们所有的人，接着说，“下晚自习后，同学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宿舍中发生了命案。第一个进入房间的姑娘，一下被扑鼻而来的血腥味吓住了。她站在门口，等着其他的同学进来。开灯后，姑娘们看到了血泊中因脑部蜘蛛膜破裂而死的失恋的姑娘。”

“这并不可怕！”罗池非笑着说。

“不！是在后面。这个故事是流传在我们过去上学的外国语学院，很著名。”董昊阳严肃地说，“接下来，人们在那间宿舍中，经常可以看到撞死那女孩的墙壁上，出现女孩的笑脸……那笑脸很平和，也很怪异（我知道，在文法上，“平和”“怪异”是不能在一起用的。但当时，我却十分理解如果墙壁上出现一张笑脸时，其内容是怎样的一种表情，真的是又平和，又怪异）。人们吓坏了，学校的领导很头痛这样的问题，闲置一间宿舍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在那墙上糊了一张报纸。说来也怪，自从报纸掩盖了墙壁后，那笑脸就消失了。”

我完全被董昊阳的故事吓唬住了，情不自禁地拉住了罗池非的胳膊。但我仍然想听下去。



“故事并没有结束，安静仅仅是表面的。第二学年的师妹们来的时候，原来宿舍中的姊妹们忘记了告诉她们的下线。于是，不明真相的新学生们撕开了墙壁上的报纸。接下来，你们也许猜到了——墙壁上再一次出现了那张既平和又怪异的笑脸。”

“啊！——”李璞玉狂叫着用脚踢打着董昊阳。要说明一下，当时我们是围成一圈儿坐在地板的座垫上，所以李璞玉用脚踹人的时候十分方便。这对其他人也同样方便，所以在这个时候董昊阳很不幸地遭到了四个女孩子的集体袭击。

董昊阳连连求饶，希望我们放过他。大家闹腾了一阵子，发觉天色已晚，月牙悬挂西天，透过天花板上的天窗抬眼望，浪漫的星星在宇宙中矜持地眨着慵懒的眼睛。最后，罗池非说：“时间不早了，今儿就到这里吧，大家撤。”于是我送朋友们到了大门口，对他们说今天我过得真是太快乐了，谢谢。

罗池非看出董昊阳刚才的鬼故事在我的心中造成了很大的阴影，他走在大家的后面，对我说：“如果害怕，今天晚上我可以陪你。”

“怎么会呢？”我笑着说，“那小屋是我的家，家的感觉永远是温馨的。我一个人在自己家中是不会害怕的。”

罗池非点点头，“那我就先和他们过去了，”他说，“如果感到害怕，随时可以打我的手机，我整夜不关机。”

我被感动了，冲他笑了笑，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然





后目送朋友们离开。我回到房间中，关掉四角的橘红灯棍。在那种白绿蓝杂和的灯光中打开了功放。一个人躺在水床上，听着“远尘乐队”的歌曲，透过天窗仰望星空。

“远尘乐队”的歌真是好听，韵味很足，尤其是主音吉他华丽的和弦，简直是直透耳骨，能引起心中的躁动和兴奋。难怪罗池非那么爱听他们的音乐。

在这里，声音开得再大也不会受到邻居的抗议。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这些再加上刚才董昊阳那个可怕的故事，我突然感到，一个女孩子原来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么坚强。现在罗池非并没有走远，叫他回来也许还来得及。但我可不想让他有那种我离开他就不成的优越感。我命令自己放松，竭力不要去想那些可怕的故事。

但是我的目光还是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的墙壁——万一出现鬼故事中的那张表情既平和又怪异的笑脸呢？

我的后背在冒凉风。我知道这是水床在调节我由于紧张而变得体表燥热的身体。但我仍固执地认为那凉气并不是那么单纯……

我有一个不洗澡就不能睡觉的习惯。但此刻，我实在不敢去卫生间。因为在刚才的鬼故事中有两个是涉及那里的，所以我害怕在卫生间有一个声音会向我要手纸，或者从深邃幽暗的下水道中伸出一只带毛的大手……

索性不睡了，我对自己说，反正也睡不着。于是我关掉音乐，从光盘中找出了一套琼瑶的“《梅花三弄》之《鬼



丈夫》”。看这部片子可不是在吓唬自己，其实《鬼丈夫》并不可怕，相反，十分感人。罗池非他们总说琼瑶太假、太虚、太没劲，我倒认为她的故事很有意思。所以我一口气看了很多集。

看到后来，我也感到有些挺不住了，白天的游玩使我在这个时候变得疲惫不堪。好在这个时候我的恐怖心理小多了——我原本就是一个胆大的女孩——于是我走进卫生间准备洗漱一下再上床睡觉。

不管怎么说，一个姑娘在荒无人烟的环境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主意。对什么而言都是这样，包括挑战自我、为了写小说找灵感……

见到“鬼”和见到飞碟的概率几乎一样，并不是谁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最起码我就不是那种“幸运”的人——卫生间中没有向我要手纸的声音和马桶中伸出的大毛手。我匆匆地洗完了澡，回到我的小屋中换了一套舒服的睡裙，关掉电视，喝了杯甜牛奶，闭灯，倒在水床上将被子盖过头顶。为了保险起见，我将电话机拉到了我的床头柜上。

水床有按摩功能，它很快使我进入了梦乡。但在后半夜，我却醒来了。并不是做了噩梦，而是这个时候天空中突然打起了雷。巨大的轰鸣声把我吵了起来。我睁开眼睛，向上看去，头顶上的那扇天窗外一片漆黑。这里远离都市，夜间没有灯光污染；现在又是阴天，星月无光。所以，我眼前可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我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耳边充斥着猎猎风嘶和不知什么动物的哀鸣，两种声音搀杂在一起是那样的凄凉。过了一会儿，又是一个雷响，接着，那动物的叫声越发近了。听上去就像一个孩子在哭泣。我将被角抓到手中，攥得很紧——我想起来了，那是狼的叫声……

小说中常用“鬼哭狼嚎”来形容环境的凄凉和恐怖。狼嚎就不用多费笔墨了，那风声如入空穴，何尝不像鬼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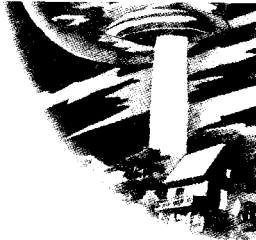
我落泪了——不是哭，就是眼泪顺着眼角淌了出来。是被吓的……

我妥协了，再也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都市中长大的女孩，并不是什么都优越的，尤其在荒郊野外中，心理素质的不健全就尤为突出。我拨通了罗池非的手机，告诉他我本来能睡到天亮的，要不是董昊阳的鬼故事，要不是这该死的雷声，要不是这样荒凉的地方，要不是有狼在附近徘徊，要不是……

“不用再找客观理由了，”罗池非在电话中说，“我马上就来。”

爱死你了，罗池非！我的心立刻平静了下来。我这可不是市侩。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是多么需要他，多么离不开他……

心情和情绪的好坏，会影响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外面的动静不再那么可怕了，因为我的罗池非就要来陪我了。我走下床，摸着黑开灯，房间中立刻充满了生机。其



实我并不讨厌雨,甚至很喜欢。雨是水的另一种形态,我爱水,自然也就爱雨了,不管是稀稀拉拉的小雨,还是倾盆而至的大雨,我都喜欢那种从天而降的美丽和浪漫。水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

所以我的房间中灯光是大海碧波的颜色,我睡的是水床。这个时候,就连风也由鬼的哭泣变成天使的吟唱。我真的融入自然了。

我躺在床上听风吹,看闪电,等罗池非的到来。闪电是淡蓝色的——有的朋友说我可能是色盲,可我看到划破天际的闪电就是那种神秘的色彩——它在天窗上一闪而过,绚丽而灿烂。

我目光停留在天窗外,等待着下一个闪电的到来,大风有些嘶哑,很明显大势已去,威力在减弱,看来雨就要来了。我开始为罗池非担心,害怕他将车开到沼泽地带去。我应该在暴雨来临之前,在我的房顶上装一盏灯为他导向。

就在我带着这个想法准备下床实施时,天空中又是一个闪电,外界如同白昼一般。我在天窗外看到了一张向我这里张望的脸。

那是一张很苍老的脸,堆积了很多层叠的皱纹。皮肤是褐色的,在房间中射出的绿蓝光线下,恐怖的模样就像干尸一般。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瞳孔,白眼球占据了眼眶的绝大部分,表情是那种平和、怪异的微笑……

我竭尽全力的尖叫声吓跑了他,像他来的时候一样,





他的消失同样是那样的迅速，没有丝毫先兆和痕迹。我的脑海中闪过很多可怕的镜头，大多是昨天晚上朋友们讲的鬼故事中的场景：宿舍墙壁上那张表情“平和、怪异”的笑脸；从电视屏幕中缓步走出画面的长发女人；床下总也无法拿尽的红色右脚女式高跟鞋；麻将桌上除了四个玩牌人之外出现的第五双手……

我已变得四肢麻木；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的头皮阵阵发紧；我的皮肤就像有无数的手在不同的位置抚摸；我的肌肉在不停地痉挛颤抖；我的骨头酥软无力；我口中泛着苦水；我的鼻子开始淌出黏稠的血液……

我要被吓死了！如果不是那阵急促的敲门声，我真的会在这间小屋中把自己给活活吓死！

听到了罗池非焦急的询问声，我急忙开门，一下扑到了他的怀中，大声地哭了起来。我整个地垮掉了。

待我安静下来后，罗池非脱去湿衣服，打开房间中所有的灯，端详着我，用纸巾轻轻地擦掉脸上的鼻血和眼泪。然后他坐在我的身旁，拉着我的左手，拍着手背，使我放松下来。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别的不说，单是由于激动被刺激出的鼻血和被吓出了眼泪以及尖叫时流出的唾液，一定将我的脸搞得一塌糊涂。

我颤抖着问他在来的路上看到什么东西了吗？他的犹豫和为难的表情告诉我，他看到了，只是因为心疼我不愿再刺激我，不再说什么。我说了我刚才见到的一切，并



发誓不是自己的幻觉。他点点头不置可否。我有些着急。他连忙将话题扯到一边：“幸好听到你刚才的尖叫声，否则，我还真的会迷路呢。”

我倒在他的怀中，“要回家……”

“是的，”他说，“但是现在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们这样出去是十分危险的。等天亮了好吗？不管雨是否停下来，我们都走。耐心等等吧，快了。”

说着他看了一眼表。我在他怀中听出他胸腔中倒吸了一口冷气。我连忙抬起头，看见他的目光停留在手腕上那块机械手表上，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表的表针一起聚在2和3之间，三根表针在不停地左右摇摆着，仿佛是跳舞……

天亮和雨停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刻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大自然重新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我打开房门，远处的大湖波光粼粼，新绿荡漾。空气新鲜，阳光明媚。几朵彩云在天空中游荡，几只野鹤漫步浅水湾，鸥鸟戏于水中，潮湿的风和明亮的光在我身上驻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离去的决心动摇了。

罗池非来到我的背后，搂住了我的腰，将我的头发揽到一边，吻着我的脖子：你知道你有多美吗？

我相信他的心情也被这自然的美感染了。我回想昨晚上的事情，发现有很多地方是说不过去的，归根结底，我认为是我自己在吓唬自己。也许是我的幻觉，我相信

